

留将一面与梅花

□查干

人与人之间,流露真情,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,而大自然历来是人类最可信赖的情人。

清代诗人何钱,所留诗作不多,但有一首《普和看梅云》,值得点赞:酒沽林外野人家,雾日当檐独树斜。小几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。

年轻时读到它,心有感动,感动在于一个“留”字。但还是未能记住,很快便遗忘了。后来,偶然读到漫画大家丰子恺先生的两幅同题漫画,印象便深刻起来。一幅叫: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。”另一幅叫: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桃花。”就改了一个字,梅花改做桃花。而画面景致却有所不同。首幅:修竹茅舍在后,平阔野地屋前。东篱之下,摆一小几,好友三个环几而坐,留得一面,邀来一树梅花。另一幅:松柳茅舍后,峦岩小屋前,还有兰花几株在石上,优雅得令人惊叹。空留那一面,是一树桃花。人仨花一,围坐举杯,相聚甚欢。

与梅桃同醉,是古人常有的生活趣味,现代人恐怕学不来,因为生活得太过现实。人自称自己是万物之灵,既如斯,就该与万物心灵融合,相敬如初。所谓天人合一。何谓天?即大自然,当然包括自然万物。这样看来,我们的古人,“留将一面与梅花”与梅同吟同醉,是自然而然的事。这乃人心丰富美好的一面。包容万物,才是人类该有的伟大情怀。我们人类的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,自然万物是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的。万物皆有灵之说,非空穴来风,是自然科学不断地在证明着的。当白发覆额,所求无多之时,我倒有些依恋起农耕文明来了,原因在于,它与自然界靠得最近,可以说相依为命,不分彼此。山顶洞人的存在,就是一例。

我们的古人,尤其古代文人墨客,对花木的眷恋之情是有史可查的。他们亲近花木,呵护花木,将它们看做亲朋好友,是一种心灵寄托。因为它们,给予人的精神慰藉,有时是优于我们同类的。有一例,很典型,那就是唐人白居易所说:“少府无妻春

命运驱使我去做胃镜。也好,毕竟可以和未知的身体内部见个面,打个招呼,负点儿责。

正式检查之前,要证明没有传染病。乙肝、丙肝、梅毒、艾滋病,口说无凭,须以鲜血为证。胃深居身体中央,掌三军粮草之要务,果然威严甚重,觐见并非易事,只得撸起袖子老实献祭。然后回家斋戒,禁食禁水,早睡早起。带好一堆毛巾和垫子,又奔医院而去。身为现代医学的受益者,对“检查”抱有信赖,去未曾体验过的地方做检查,竟然更有一点好奇。虽然号称无痛,并不知道麻醉是怎么一回事。大约只让食道失去感觉吧?

当然不是!

我从小就有积攒精致物件的习惯,这一点父亲最了解。那一年,我刚结婚不久,父母来我的新房吃饭。闲谈中,得知我借新婚之喜买了把价格不菲的紫砂壶,当时家中的经济条件并不富有,父亲沉吟半晌,也没多聊。过了些日子,我回父母家,他对我说,我这也有把紫砂壶,送给你吧!我有些惊奇,便高兴地收下,带回家端详了一阵就放到柜里了。

日子过得实在太快,一晃就是十几年。工作上的要强上进,学习上的努力深造以及生活的各种繁杂琐碎,使我无暇静心品茶,鉴赏藏品。那把父亲送我的紫砂壶就像尘封的老酒一样,静静地存放着。直到三年前搬家时,才发现这把几乎忘记的紫砂壶,依然摆放在那里,上面已覆盖了薄薄的灰尘。睹物思人,父亲生前的往事又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

父亲爱喝茶,经常喝花茶。他喝茶,



寂寞,花开将尔当夫人。”结庐西湖孤山的宋代处士林逋,终身不娶,以种植梅花,饲养野鹤为人生乐趣,人称“梅妻鹤子”。他有一首《山园小梅》的七律,赞赏梅花,别出心裁:“众芳摇落独暄妍,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……”有人会说,他活得太傻,太不现实。也许是。但人各有志,选择什么样的生活,是一个人的私事,我们用不着去武断评判。“梅妻鹤子”又有什么不好呢?因为,大自然历来是人类最可信赖的情人。如斯,留将一面与梅花,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人与人之间,流露真情,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,往往带有风险。而与花木,说真话,动真情,只有回报,而无风险。人,有时心生苦闷,就想走进大山野,让山水草木来慰藉心灵,而且往往收获颇盛。如斯,可以说,与大自然对话,是心灵得以畅明的有效途径。诗人何钱,懂得此理,此益。当梅花盛开之时,他邀得两三好友,与梅花环坐小几边,谈天说地,吟诗抚箫,何等潇洒,何等优雅。这才是心灵之需求吧?比起灯红酒绿来,不知高出了多少倍?此时,梅花无语胜有言,意,尽在不言之中。

住往,心灵交流,是需要宁静与悟性的。你瞧:茅舍、松柳、青竹、幽兰、正在吐蕊的梅花,高蓝的天空、墨绿的大野、原木

乳白色。楚楚可怜,但果然是切肤之痛。我被撵到病床边,按要求卧倒。口中插个空管,鼻孔里输送氧气。“手背很疼……”医生直接按剂量将我麻醉。

胃镜

□陆蓓睿

“内镜中心”,是个战场。前脚进门,就听得医生喝问:“给你的药呢!”摸它出来,颤颤巍巍开始喝。“快点快点”——竟火速吞了一瓶麻醉剂。刚开始咂吧味儿,“味儿”就消失了。唔,我那辛勤劳作的食道暂时休息了。“手伸出来”,她继续指挥。左臂上抽血的针眼儿还在疼着,只好贡献出宝贵的右手。这会儿,嗓子虽麻,脑子还清醒,警铃大作。又要打针,那是全身麻醉吗?

已而果然。麻醉针扎在手背上。针头极长,纤秀银亮;管子幼细,是极其乖巧的

茶韵悠悠忆父亲

□解锋

朴素而随意,习惯用保温杯沏茶,而且一用就是好多年。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,那天他喝茶,满屋飘满茉莉茶香,我好奇地问,这是什么茶,怎么这么香。他笑着说:“一个老字号的茶庄推荐的,我总上这家店买茶,所以买出主道来啦。人家说好茶的碎末,价格不贵,可沏出的滋味与颗粒完整的一样!”我当时年青,总觉得父亲有些“小气”,不够“大方”,也就没当回事深问。

步入中年的我,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领悟,节奏放慢了,心情也平稳了,开始认真琢磨起茶道了!于是,便仔细鉴赏这把紫砂壶,这壶名叫“笑樱”,是传统经典的圆壶。壶身圆润饱满,壶嘴弯曲细腻,壶把姿态婀娜,壶钮亭亭玉立,整体看线条流畅,过渡自然,既端庄沉稳,又动势内涵。壶身

的陋几、新茗与家酿的老酒,菜蔬是屋外所植的新品,还有雅士,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,这便是一切,人生还需要什么呢?这比起娱乐至死的生存状态,来得健朗,来得高雅,来得痛快淋漓。这使我想起,高松下对弈的合和二仙来。也许有人说,这也太脱离现实的生存状态了。乍看,的确如此,然而细细琢磨,也不是。因为这是繁杂人生的另一面,是忙里偷闲,抚慰疲惫心灵的有效方式。如今世界,旅游业盛兴,人们扶老携幼,走出家门,亲临大山大水,究是为何?只是为了观光与开阔眼界吗?不是,是为了寻求心灵慰藉,为生存储备养料。也许,有些旅游者,没有细想这些。然而,潜在的收获,都是相同的。山水花木慰人心,这是明摆着的道理,只是人们常常忽略了。

我在蒙古高原的杜尔伯特草原,生活了近二十载,草原留给我的人生感悟与教诲,是多方面的。她的辽阔与宁静,她的温馨与情愫,使我的心灵,由幽暗变得敞亮。有一件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有一年的七月,正是草木葳蕤之时,我领命到巴颜格勒草地去采风。蒙古包主人,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额吉。她在冬营地留守,伴随她的,是一顶蒙古包,一辆勒勒车,两头乳牛与牛犊,一条牧羊犬,还有包旁盛开的三株莎日娜花(即山丹花)。额吉把三株莎日娜,用羊砖围了起来,唯恐牧犬与牛犊,将它无意中踩踏了。而且时常去抚摸、浇水。有一天清早,我在晨梦中听到,额吉与谁在说话:“呼恒,翁达斯布? 嚯若嘿!”她是说:闺女,渴了吧? 可怜的。我以为,额吉的女儿回来了,赶紧披衣出门。不料,额吉正弯下腰,与那几株莎日娜花在说话,并在用铜壶为她们浇水,那一条牧羊犬,也蹲在一旁,静静地听着,似有感悟。这使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。我默默地站在那里,听见自己血液的流动声。在抬手抚摸自己的胸脯之时,两眼不由得潮湿起来。于是,这一蒙太奇般的镜头,永远地留在了心灵深处。这一场景,与“留将一面与梅花”,何其相似?

我和我的胃见面了。它已发炎负伤,在报告上发出预警。世路多歧,人生实难,它劝我从此好好吃饭。

上刻着“寒香斋”三个字,在字的左前方点缀着几支梅花,颇有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意境。经过一番研究,这把壶无论从泥料,还是做工都比较讲究,现在的市场上已不多见。而且应该是收藏多年的“新壶”。

紫砂壶讲究一壶一茶,就是一把壶最好沏一种茶。那么,这把壶沏什么茶好呢?我又研究起来。这壶容积大,壶口大而壶盖较小,留有缝隙,正好沏花茶啊!其原因不仅因为壶口大易于透发香气,而且花茶不贵每次多泡茶也不浪费。

在丁酉年春节,我就用花茶开了壶。先用开水温壶,然后再放茶叶。当开水缓缓倒入壶里时,一股蒸气腾空而起,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!在那升腾的蒸气中我仿佛看见了父亲的慈祥面容……我不禁鼻子发酸,眼睛里已噙满泪水。

父亲已经去世三十三年了,但茶香依旧,从这把壶中寻找到了往日的回忆!

大家V微语

父母是风 孩子是船

□毕淑敏

●关心和担心是不同的。

●关心,当我们说到“关”的时候,是一种关联感,是一种关系。我注视着你,思考着你,但我不会干涉你。因为我够不着,因为你在我的手臂以外,但在我的视线以内。

●担心,就不同了。担是扁担的“担”,是一个动词,是要用手、用肩、用腰、用双腿、用气力的一份担当。其实,一个人是担不起另外一个人的。天下所有的家长对自己的爱子,可以多关心,但要少担心。

●父母一定是不一致的人。就算他们原来是一致的人,生活也把他们磨炼得不一致了。这不是坏事。不要强求一致。这世界原本就不一致,让一个孩子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,这可不一定是个好主意。不过父母不可在原则问题上有重大分歧,那样会令孩子无所适从。

●父母只能是风,而孩子是船。他掌握着舵柄,并最终独立地选择航程。你可以使劲地吹,以影响他的风帆,但不可能代替他航行。

●谁是船长?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当然知道,造船工人不是船长。父母们千万要把这事想明白。不然,你连当风的机会也会失去。

●孤独有很多种,分离的孤独,是其中最具有建设意义的一种,尤其是对已经成年的孩子来说。目标高远的孤独,更是所有孤独当中的神圣极品。如果没有了这一部分孤独,我们就会失去无数的政治家、艺术家和哲学家。就算是平常人的孤独,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难熬。让孩子学会和孤独共处,这是一个终生有用的修炼。

谈天说地 鸳鸯眼

□马未都

谢鸳鸯与戴南瓜不算同班同学,也算是校友,它们来自同一住宅小区。中国城市里的住宅小区,无论高档低档,都会生存着数量不一的流浪猫。谁说猫嫌贫爱富,这在住宅区中可看出来,豪华别墅也罢,老旧小区也好,流浪猫都安然怡得辛辛苦苦地生活着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猫和人一样,改变命运需要机遇。谢鸳鸯的命运就好,好就好在天生鸳鸯眼,一黄一蓝,花色还在猫谱——拖枪挂印。拖枪挂印也称拖枪负印,自古猫谱中就有,指的是白猫黄尾巴或黑尾巴,身上必须有块大小适中的斑。有关古代猫谱的书,目前能找到的都是清代晚期的,推测早在宋代,为猫起名就在文人中流行,口口相传,所以这些猫的名字多多少少带有宋味儿。

拖枪挂印本身是一副将军上阵的装扮,枪不用说,印则是“君命”。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,出自《孙子兵法》,意为随机应变。文人移植于猫谱,算文化的另一类积累。

谢鸳鸯来博物馆因为是鸳鸯眼,起的名字也是因为眼睛的缘故。救助人性谢,遂让鸳鸯随了她姓,救助人也乐意。鸳鸯一来就大大方方的,与人为善,不管客人主人它都会主动上前凑在你腿前走来走去。但是有一点奇怪,鸳鸯并不喜欢别人主动,不管是谁,你一主动,它就悻悻地离开了,这让人猜想它的童年是否心里留有阴影。

总之,谢鸳鸯来到博物馆享受文化熏陶之时,还享受着它的猫生余下来的时光,它与旧雨新知相处和谐融洽,并不知身上那块黄斑有什么具体含义,尽管这象征着出征在外的将军一切权力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